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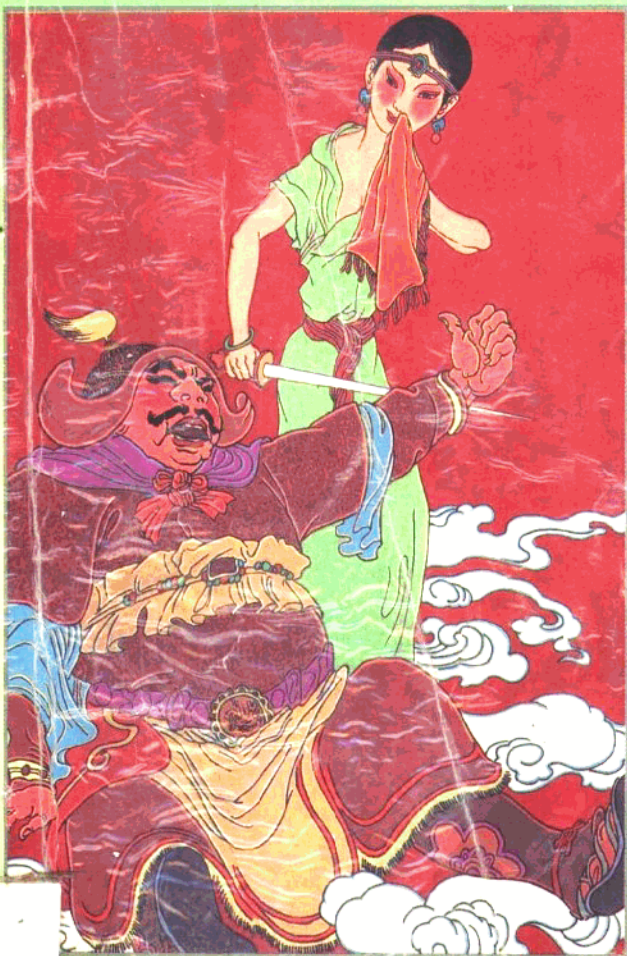
跑火大英雄

下

爆笑

李凉新著

朝华出版社





跑火大英雄
下

朝华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第 138 号

跑火大英雄

李凉新著

朝华出版社出版

江西省新华书店经销

南昌市印刷一厂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25 字数:50万

1993年7月第一版 1993年7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—10,000

ISBN7—5054—0388—5/I·0126

定价:(上中下三册)15.60元

蛇女



半吊子道人鲁太极

毒鴛鴦独玮



毒鴛鴦祝必芬

年约四十来岁，身旁桌上放着一把明晃晃的刀。

桌上摆着酒菜，这人自斟自饮，好不惬意，像是吃喝完要干一樁杀人的事！

只见这人仰杯喝干一杯酒，吁了口气，自言自语说：

“鸟为食亡，人为财死！为了财，即使是死，我只有去干了。”

这人究竟要去干什么，却没有说出来，不过，他是为财才去干的，为了财，除了抢劫，就是为人所雇去杀人！

“但愿菩萨保佑。”这人继续喃喃道：“赐我恩典，使我达到目的，事成后我一定杀猪宰羊来祭拜诸菩萨。”

如果是杀好人，菩萨可能不会保佑他，否则菩萨就是帮凶了。

跑火和莹儿见这人忽然站起身，没有拿刀，向门边走来。俩人连忙闪开身形，蹿身到屋顶，伏下身子，听见“吱”一声开了。

俩人清晰的见这人走出门，向左边走去；左边是茅房，他的人晃身进入茅房里。

跑火嘴凑在莹儿耳畔，说：

“你别动，我去把他的菜拿来。”跟着跃身而下，进入屋里，端起桌上两盘菜奔出门，纵身上了房，轻声道：

“好菜！一盆是鸡肉，一盆是牛肉。咱们吃！”

这人大概是小便，没有多久时间，走出茅房，回到屋里朝桌一看，吃一惊，说：

“咦？桌上的菜怎么没有哪？是谁偷走了？这人还真有本

事，动作这样快。

不可能是有本事的人，有本事的人不会只偷菜不拿去我的刀，难道是菩萨在显灵？教我快去行事！嗯，一定是，那我现在就去。”

跑火和莹儿是五龙伸爪，很快将盘里菜抓吃光了，手在房瓦上抹了抹，又用衣袖拭了拭嘴，见这人背后插着刀从屋里走出来，顺手将门关上，走去了。

“莹儿，咱们跟踪他后面。”跑火说：“看他去干嘛？”

这时莹儿腹内有了营养，感觉精神多了，没有作声，和跑火从房上跃身而下，跟踪去了。

俩人眼睛一直注视着这人，见这人居然来到跑火和莹儿曾住过的客栈屋前，蹿身上了房顶。

这人在房顶取出一张纸，仔细的看了看，将纸又塞进怀里，身形一晃从房上跳到屋后，定睛一看，不由抽了口冷风，见面前房里有灯光。

这踌躇一会，接近窗子，用舌尖将窗户纸舔破，瞄眼向房里注视，久久，缩回脑袋，从身上取出匕首，轻轻地拨开窗门，慢慢地推开窗户，纵身穿进房里。

这人刀起刀落正要砍下去！突然听见有人吼道：

“你杀错人啦！”

这人疾速收刀，向窗外看，见窗外有个中年汉子。这汉子是从南门焕寨里来的，情况的变化没有来得及告诉这个行凶的人。

窗外汉子一吼叫，将床上的元官氏惊醒了。

元官氏睁眼一看，见床前站着个人，手握着刀，吓得喊叫道：

“丽云！有人要杀我，丽云！有人要杀我！”

窗外汉子紧张地催促，说：

“羿兄，快出来！”

这个姓羿的急忙穿出窗子，蹿身到房顶。当窗外汉子随即到房顶，姓羿的茫然，说：

“雍兄，是怎么搞的？”

“情形变了。”姓雍的说：“那两个娃儿已经离开客棧，这房里住的是申堂主的妻子。”

“当初你应该说明白。”姓羿的埋怨，道：“如果你不喊住，我就把她的头砍下来了！”

“我以为不会出差错，谁知情况忽然变了。”姓雍的自惭叹息，道：“还好，幸亏我及时赶来，没有杀错人，否则就糟啦！”

“嗨！”突然传来话声：“你们要杀的人正在这儿等候，快来杀吧！绝不会再杀错。”

姓雍和姓羿的循声一看，愕然，见左边屋脊上站着两个娃儿，尤其是姓雍的，不仅愕然，此刻一颗心怦怦的惧跳！

“你们——”姓雍的颤声，说：“你们是住在这客棧里那两个娃儿吗？”

这两个孩子即是跑火和莹儿。

跑火已听出姓雍的话意，说道：

“你们不想杀我们也不行，非杀不可！那姓羿的曾说过：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我们成全姓羿的能得一笔财，这也是我们

一种美德。”

姓羿的一听，不禁楞住，心忖：我说的话这小鬼怎么知道？难道到我家里去了？嗯，一定是去了，我桌上的菜可能就他们偷去吃哪。

这姓羿的是绿林人物，刀法颇为高强，在江湖有点小名气，因姜声和孔翔已对跑火和莹儿产生怀疑，根据眼线提供的情报，知道跑火和莹儿住在这家客棧，特派姓雍的来叫姓羿的将跑火和莹儿杀死，代价是三百两银子。

但没想到，情况转变是如此之快，跑火和莹儿住的客房，却被申英彪的妻子住进去。

这时，姓羿的怒道：

“呸！你们有什么美德？连我桌上的菜都偷去吃了。”

“你看见是我们偷吃了你的菜？”跑火说：“你这样乱说，我可不会饶你！”

“那么？”姓羿的讷涩，说：“我桌上的菜哪去了？”

“你这是屁话！”跑火怒道：“你桌上的菜哪儿去了，我们怎么会知道？你不要把问题扯到菜上面，今天我们既然遇见你要杀我们的凶手，你已经赖不掉了。”

跑火喊道：“莹儿，别让那姓羿的逃走！”

莹儿身形一晃，到姓羿的身边。

姓羿的已经听说莹儿武艺亦很高强，心里惶恐不安起来。

这羿的对跑火和莹儿的情形并不了解，以为跑火和莹儿是两个娃儿，即使会武术亦没什么，没有把跑火和莹儿放在眼里。

“姓羿的!”跑火朗声道:“如果你不杀死我们;我就对你不客气了。”

“哼哼!”姓羿的从鼻孔冷两声,蔑视,说:“那你就出招吧!看你在下能怎样得了?”?

“你别神气!”跑火说:“我在两招之内取你的命!”

“狂傲自不量力的小娃儿!”姓羿的大怒,道:“我倒要看你能不能在两招之内取在下的性命?”

姓雍的知道姓羿的刀法高强,亦觉得跑火过于狂傲,要两招之内取姓羿的命是不可能的。

但见跑火身形一纵,飞到姓羿的面前,手中剑直奔姓羿的面门刺去,姓羿的疾速抬刀挡煽!跑火乘他抬刀之际,剑随身形旋转,剑锋已到 he 背后,手猛的一送!

姓羿的“呀!”的一声惨叫。跑火拔剑,同时飞腿一脚,将姓羿的踢到房外跌在街心。

姓雍的眼见此情,吓得一颗心几乎从口腔跳出来,想不到跑火的剑招既快速又狠,真在两招之内取了姓羿的性命。

“小英雄!”姓雍的拱手作揖,道:“请你剑下留情,在下只是奉命传达口信,并没有杀你们之意。”

小旭问:“你是奉谁的命令?”

“是江湖二丑的命令。”

“听说江湖有三丑,怎么说是二丑?”

“另一丑已被那草莽青年杀死了。”

“哦。”跑火想了想,说:“好吧,饶你不死!但你回寨,必须得告诉二丑小心他们的脑袋!”

“是是。”姓雍的又连连向跑火拱手作几个揖，走了。

跑火一转目，发现一个姑娘仓惶的从右边房上跳了下去，不必说，是元官氏的女儿丽云。

跑火没有向丽云追赶，却向莹儿一笑，说：

“咱们走吧。”

“去哪儿呀？”

“离开这儿。”

“不等天亮吃饭了？”

“你又饿哪？”跑火说：“像饿死鬼似的。”

“你才是饿死鬼！”莹儿睨跑火一眼。

俩人一提真元，飞射而去。

这大巴山真不小，西北端伸到陕西境内，南门煥分舵位于陕西星文山，那南门彩的分舵则在陕川交界的竹峪关，可说南门五煞占据了整个纵横数百里的大巴山，势力爪伸湖北、四川、陕西三省，令人惊叹刮目。

跑火承受了柳艳红的嘱咐，实在够奔走的了。俩人连夜离开岚皋，沿大巴山朝陕西急行而去。

因大巴山两侧仍是山路，人行走并不轻松，道路非常崎岖坎坷。

两个小家伙反正是初生之犊，不知道什么是“怕”，什么是“危险”，凭血气方刚与无畏无惧的精神，横冲直闯。

俩人走出约五、六十里路，天色已亮。跑火对莹儿，说：

“咱们休息一会儿吧，昨夜一直没有休息，真有点累了，”

“是应该休息。”莹儿说：“最好到镇市里休息，顺便买些粥。

喝。”

“你怎么又饿啦？”

“人家没有吃饱嘛。”莹儿嘟着唇，说：“那盘牛肉都被你抓吃光了。”

“你动作太慢，怪谁？”跑火说：“我早知道你动作太慢，就帮助把牛肉朝你嘴里塞了。”

“我也不是小孩子，还让你喂。”

莹儿的话多么可爱，自己本来就是孩子，竟以为是成年人。

跑火只得打起精神继续朝前走，没走到五里路，听见莹儿兴奋地，说：

“跑火，前面有很多房屋，一定是镇市。”

跑火举目一看，见山下不远是有很多房屋，点头，道：

“不是镇也是集市，可能有卖粥的。”

俩人脚一力劲，很快来到这很多房屋地方，一看，确实是个集市。

俩人的眸像蜜蜂飞舞，乱寻视，结果发现一家饭铺，走了进去。

每人喝了一两碗粥，吃了几个油炸果，继续行走。

太阳从俩人头上空滑过。突然，传来刀剑铿锵声，俩人不禁一怔，跑火说：

像“是有人在打杀！咱们去看看。”

“管他们打不打杀。”莹儿说：“有什么好看的！”

“这荒山旷野，不应该有人打恶，就宰掉他们！”

听见跑火如此说，莹儿点头，说：“好吧，咱们就去瞧瞧。”

俩人一提神，朝打杀地方奔去了，穿过难木林，来到一片怪石林立地方，举目一看，有两个家伙在搏杀！另有几个老家伙站在一旁观战。

跑火和莹儿连忙弯下腰，悄悄地向他们接近，接近。跑火忽然停止，躲在一个怪石后面，莹儿跃到跑火身旁，轻声问：

“你躲在这儿干嘛？”

“偷听他们说话。”跑火说：“看这些人都是武功高手，也都是快要进棺材的人了。他们还在此地打杀，一定有名堂。”

“有啥名堂！”莹儿不以为然的，说：“他们吃饱没事干了，在这儿乱杀起来！”

“不不！”跑火摇手，道：

“你不懂！这些老家伙个个都是老姜，老狐狸，不是如你所说不乱杀！你听！他们在讲话了。”

莹儿侧耳注意一听，从风中送来话声：

“姓耿的，你不要多嘴，看他们搏杀！”

“我说两句也没什么。”姓耿的回嘴，道：“事实南门焕将要遭不幸，我不能袖手旁观。”

莹儿一惊，心想：姓耿的，难道是杀死我师父的耿坚？听他口气，像南门焕的朋友，莹儿脸儿忽然变青，说：

“跑火，你可听见？这姓耿的一定是杀死我师父的耿坚。”

“是吗？”跑火一怔：“真的吗？”

“你这人怎么啦？”莹儿生气的，说：“神经病似的！”

“我的意思是：真是耿坚，今天他死定了。”跑火说：“无论

如何，我也得杀死他！”

莹儿笑了，跑火的话似乎给她莫大的安慰，说道：

“那我们现在就去杀他！”

“现在不能去，我们要看他们搏杀情势，趁机下手！”跑火说：

“记得你师父是死在耿坚的七星掌下，你我贸然行事，会吃亏的。”

“你的记忆还蛮强的嘛。”莹儿说：“我师父是死在他的七星掌下。”

“你想，你师父老江湖婆子，就栽在他的掌下。”跑火侃侃而说：

“你我是刚出土的嫩苗儿，一不小心，即会被强风吹走，是不是”？

“嗯。”莹儿恍悟一笑，说：“你现在倒学老练了，讲起话挺有道理呢。”

“你还不是懂得了世故。”跑火叹息，道：

“可说咱们俩是一起跳进这油腻污浊的江湖水中在打转，几个月来已经被磨得发圆发光了。”

“没错。”莹儿苟同的，说：“那么，咱们到前面一点，看他们打杀，等待机会吧。”

莹儿朝前跃进去了。

这几个老姜是什么人？是江湖三杰与哥俩好。

三杰是汪胜明、吴宇霆、程瑞生。

哥俩好即是耿坚与符涛。

所谓“哥俩好”，二人一见面就喝起，可说是“酒肉朋友”，两人喝起酒是“酒逢知己千杯少”，非喝个够不可。

这二人是南门焕的常客，只要来到寨里，南门焕即杀猪宰羊酒肉款待。

而南门焕之所以如此对二人待如上宾，是因他二人武功高强。

而南门焕据报堂兄妹南门阳、南门霞，都死于一个草莽青年剑下(此时还不知南门烈死亡)，故火急邀请耿坚与符涛来臂助。

但耿坚与符涛欲到岚皋先了解南门烈情形，却在这里与江湖三杰邂逅。

江湖三杰问他二人怎么会来此地？他二人即把南门焕邀请的事告诉了三杰，希望三杰同到南门焕寨里助一臂之力。

江湖三杰对南门焕五兄妹情形颇为了解，一向不齿，不但拒绝去，反而劝耿坚和符涛亦不要去臂助，因双方的心意相拧，在言语上发生冲突，继而符涛与汪胜明对招搏杀起来。

两个老家伙搏杀二、三十回合，竟不分胜负。

这时，程瑞生“唰”的剑出鞘，说：

“汪兄！你闪开！让我来对付他！”

“这怎么可以！”耿坚眼一瞪，不悦的，道：“你姓程的上阵，在下就出手了。”

耿坚的七星掌在江湖上是有名的，一时慑住了程瑞生；但是，若不上阵，汪胜明是否能支持到最后，是生是死，很令人忧虑！

三杰中的二人四只眼睛不转眸的望着彼此搏杀！渐渐，见符涛和汪胜明都气喘如牛，不过符涛功力仍胜过汪胜明，只要汪胜明稍为大意，即会死于符涛剑下。

吴宇霆和程瑞生内心焦虑不已。霍然听见汪胜明“噢！”的一声，跌倒地上，负了重伤，程瑞生大怒，道：

“符涛！看我取你性命！”随即向符涛扑杀去！

符涛此刻已经力竭功力不济，无能再接招，程瑞生在盛怒之下一剑“流星赶月”刺去！符涛“呀！”的一声惨叫，倒卧血泊中。

“姓程的！”耿坚怒吼道：“你杀死在下的好友，在下绝不会饶你！”耿坚双手一措，两掌向程瑞生推去！

就在耿坚推掌之际，只见有只鹏鸟般的临空而下，闪出一道剑虹，耿坚的脑袋飞落地上。

程瑞生和吴宇霆顿时呆了，待鹏鸟般人儿落地，一看，原来是个小女孩。

这小女孩即是莹儿。

莹儿双膝跪地，仰望天空，哭泣道：

“师父！弟子已为您报仇雪恨了，请师父在天微笑吧！”

程瑞生和吴宇霆听见莹儿的话，内心不胜感动、钦佩、庆幸，这样小的女孩能为师父报仇雪恨，武功又是如此高强，实在难得而可贵，若不是这女孩将耿坚杀死，自己已死在耿坚的七星掌下了。

程瑞生上前拱手，道：

“小妹好，令师是谁？”

“是尉迟月桂”莹儿哭泣，道：“在江湖上，人称为水中月。”

“啊！原来是水中月。”程瑞生说：“难怪很久没有听见她的消息了。小妹妹叫什么名字？你这空中飞燕是谁教你的？”

“我名叫莹儿。”莹儿想说是恩泽老人教她的“空中飞燕”功夫，又不愿说出，向站在怪石边的跑火瞧一眼，见跑火直向她眨眼睛。莹儿沉吟久久，说道：“是我师父所教。”

“嗯？”吴宇霆接口，说：“水中月并不会‘空中飞燕’功夫呀？”

“我师父很少显露这功夫。”莹儿又弹出眼泪，说：“我师父死得太可怜了。”

“小妹妹应该节哀，人死不能复活。”程瑞生说：

“你已经把耿坚杀了，算是为师父报了仇，别再哀伤哪。”

吴宇霆在瞟眼间，发现跑火，亦是个孩子，问道：

“小妹妹，他是你什么人？”

“是我弟弟。”莹儿忽然站起身，说：“我要照护弟弟，失陪了。”匆匆走到跑火身旁。

跑火向吴宇霆二人一抱拳，说：“二位老前辈再见！”

二人还没有来得及回礼，见跑火和莹儿几个奔跳腾身消失了。

二人不禁讶然。程瑞生说：

“吴兄，你可瞧见？这两个孩子轻功了不得，几个腾身人就不见了。”

“嗯”吴宇霆点头，道：“这两个孩子不但相当颖慧，师父一定是异人。”

“可是，这女孩的师父是水中月啊。”